

《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問題

——由版本的變遷看譯詞的尖銳化

● 陳力衛

一 前言

《共產黨宣言》自1848年發表以來，不只是一份政治革命的宣言，而且是其後一個半世紀中共產黨創立、發展的指導綱領，更是改變中國的主要動力之一。其思想上與理論上的影響之大是毋庸置疑的，而其語言上的衝擊力更是喚起群眾、激發革命的一股無窮的、直接的力量。為此，對這一發行量廣、閱讀次數多的重要文獻從語言上加以分析，是我們重審近現代中國史的一個嘗試。

眾所周知，最早的中文版《共產黨宣言》(1920)可以說是直接由日文版轉譯過來的，雖然陳望道自己對之語焉不詳，但只要比較一下兩者的譯文譯詞的類似程度，就可一目了然。而日文版又是根據英文版翻譯的，這樣我們可以列出一條《共產黨宣言》傳播到中國的語言鏈來：

1848年德文版→1888年英文版→
1906年日文版→1920年中文版
僅從這一事實來看，漢語中的社

會科學、特別是社會主義方面的語詞與日語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不單是始自「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而具體落實到語言文字上，日語反倒是其理論基礎的重要來源之一^①。因此，從語言上來看，社會主義方面的語詞在中國的傳播和流通是離不開日語這個媒介的。也就是說，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新思潮得以在中國傳播，是建立在日文文本的基礎之上，至少在語詞文字——即新概念的運用上來看，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賴日文文本的。這種依賴導致了以下幾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

1. 日文版是否翻譯得很準確？在此基礎上譯成的中文版是否會沿襲其錯誤？

2. 日文語境與中文語境的不同所導致的詞義理解上的差異。即同形詞的原搬照用是否掩蓋了日中詞義概念上的某些分歧？

3. 中文版的譯詞有哪些地方不同於日文版？這種不同是否準確地反映了當時日中語言的現狀？

最早的中文版《共產黨宣言》可以說是直接由日文版轉譯過來的。從語言上來看，社會主義方面的語詞在中國的傳播和流通是離不開日語這個媒介的。也就是說，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新思潮得以在中國傳播，是建立在日文文本的基礎之上，至少在語詞文字——即新概念的運用上來看，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賴日文文本的。

* 本文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召開的「思想史上的認同問題：國家、民族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年10月13日至14日)上宣讀。

4. 漢譯本的不同時期的不同版本在譯詞上的趨向是甚麼？中文版在後來的改譯過程中有沒有受到其他日文版的影響？

本文通過調查《共產黨宣言》由日文轉向中文這一個案，特別是比較日文版和中文版的不同，從微觀的角度闡明中日兩國馬克思主義的微妙差別，並着重看看它豐富了哪些中文的新概念，梳理出語詞和概念的形成過程，就近代中日兩國的語詞交流情況做一概述。

二 由日文版到中文版

日人石谷齋藏早在1891年出版的《社會黨瑣聞》一書裏，就介紹當時著名的社會主義文獻，其中對《共產黨宣言》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兩年後深井英五也在《現時的社會主義》一文裏介紹過《共產黨宣言》。1898年10月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傑出領袖之一幸德秋水與其同志共同創立了社會主義研究會，並分別在1901年和1903年發表了《帝國主義》、《社會主義神髓》等文章。他還與堺利彥一起創辦了《平民新聞》，1904年為紀念該報創刊一周年，在報上登載了兩人根據英文版合譯出的《共產黨宣言》（第三章未譯），但馬上遭到警方查封，《平民新聞》也被迫在兩個月後停刊。幸德秋水也因此蹲了幾個月監獄。1906年兩人又創辦《社會主義研究》雜誌，並在創刊號上全文刊載了《共產黨宣言》的日譯本，此譯本仍是依據英文版，僅在文字上對1904年版作了部分改譯。中文版最早的兩個譯本都是根據此日譯本翻譯過來。

有關日文版《共產黨宣言》的譯詞

研究，前國立國語研究所研究員宮島達夫有一篇重要文章就叫《〈共產黨宣言〉的譯詞》^②，他用近百頁的篇幅，比較了各個日文版本後，對譯詞的演變過程做了詳盡的分析。他說：通過比較《共產黨宣言》的日文譯本可以看出近代日語的變化。出於這一目的，他在論文的附錄裏按時代順序列出了一百二十多條譯詞的演變情況以便對照。也就是說，我們在做中日文比較的時候，日文方面已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基礎。比如，就「共產黨」、「共產主義」之概念，日文最先是在1870年加藤弘之的《真政大意》裏出現音譯的コムミュニスム，後經過「共同黨」（1878）、「貧富平均黨」（1879）、「通有黨」（1879）、「共產論」（1881）才在1881年植木枝盛的文章（《愛國新誌》第三十四號）裏出現「共產黨」一詞，隨後在1882年城多虎雄《論歐洲社會

日人石谷齋藏早在1891年出版的《社會黨瑣聞》裏，就詳細介紹了《共產黨宣言》。1904年日本社會主義運動領袖之一幸德秋水（圖左）與堺利彥（圖後）根據英文版合譯出《宣言》。1906年兩人又對1904年版作了部分改譯。中文版最早的兩個譯本都是根據此日譯本翻譯過來的。



黨) (《朝野新聞》) 裏同時出現「共產黨」、「共產主義」的字樣。

下面我們將堺、幸德的日譯本和早期的兩個中文本子作一比較。

1 1908年民鳴譯《共產黨宣言》第一章

《共產黨宣言》在傳入中國之前，已有眾多的社會主義文獻由日語翻譯介紹過來。如有《社會主義》(村井知至著，羅大維譯，1903)、《社會主義概評》(島田三郎著，作新社譯，1903)、《近世社會主義》(福井準造著，趙必振譯，1903)、《社會主義神髓》(幸德秋水著，創生譯，1907)等書，還有《帝國主義》(浮田和民著，出洋營生譯)、《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幸德秋水著，趙必振譯，1902)等著作。進而也有無政府主義方面的介紹和翻譯。

當時有代表性的雜誌也都對社會主義做過介紹。如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1905年11月至1909年2月)在東京創刊，成為革命派的一塊宣傳陣地，由朱執信和宋教仁執筆的一系列文章，在宣傳和普及社會主義思想方面頗具貢獻，為辛亥革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06年1月《民報》月刊第二號登載了朱執信摘譯的《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列傳》，其中介紹了《共產主義宣言》的十大綱領。該雜誌的編集張繼和章炳麟都與幸德秋水相交甚篤。另一方面，何震任主筆的雜誌《天義》(1907年6月至1909年)每月發行兩次，為女子復權會的機關刊物。其簡章裏宣稱：「以破壞固有的社會、實行人類平等為宗旨、於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種族、政治、經濟諸革命。」為了追求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哲理，留日青年在東京組織了「社會主

義研究會」。而第一次研究會(1907年8月31日)便是請《共產黨宣言》日文版的譯者之一——幸德秋水來講演。所以，半年以後，即1908年3月15日發行的《天義》第十六至十九期合刊號上刊登出民鳴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章也就不足為奇了。

譯者民鳴，顯然是一筆名，具體身份及履歷不詳。所譯的篇幅只有第一章，是直接轉譯自1906年幸德秋水與堺利彥所譯的《共產黨宣言》日文版。民鳴譯本與日文版相同，用文言譯出，字句上75%以上沿襲日譯。將之與宮島達夫的譯詞表相對照，我們會發現110個詞中有72詞相重，12詞類似，約75.1%的類似度。當然，如果要加上所有漢字詞的話，其類似的程度會更高些。

異物 流行 權力者 俄皇 急進黨
偵探 急進 保守 詬 紳士 平民
共產黨員 趨向 階級鬥爭 壓制者
被壓制者 秩序 階級 中世 廢滅
新紳士社會 壓制 紳士閥 平民
中世 貿易 交換機關
現時工場之組織 中等製造家
當代之紳士 世界市場 第三團級
近世代議國家 國家行政部 詩歌
門閥 交換之價值 掠奪 醫師
賃銀勞動者 家族間之關係
(「覆面」缺) 金錢上之關係
三角塔 國民之移轉 生產機關
工業階級 褻視 掠奪 生產
保守者 國民之產業 文明國人民
(「生產物」缺) 交互之關係 各民
偏執 世界之文學 交通 生產方法
半開化諸國民 農作國民 天然之力
交換機關 交換……諸權 財產關係
生產過饒 衣食 工業 掠奪 防遏
興致 價值 生產之費 近世產業

1906年1月《民報》月刊第二號登載了朱執信摘譯的《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列傳》，介紹了《共產主義宣言》的十大綱領。留日青年在東京組織了「社會主義研究會」，而1907年8月31日第一次研究會便是請《共產黨宣言》日文版的譯者之一幸德秋水來講演。半年以後，即1908年3月15日發行的《天義》上刊登民鳴譯的《宣言》第一章了。民鳴的譯本是直接轉譯自1906年幸德秋水與堺利彥的日文版。

資本家 族制 手業 勞動之器械
中等階級 農夫 生產法 發達者
生產之器具 小紳士 產業 低落
商業恐慌 賃金 騷動
一巨大之 權力階級 革命階級
紳士之有學者……者 職人 平民
產業之遷變 社會分產力 分配法
上級 社會 一國 小作人

(加底線者為不同譯法)

這裏，主要的社會主義概念完全照搬日文原詞。如：「急進黨」、「急進」、「保守」、「共產黨員」、「階級鬥爭」、「生產機關」、「工業階級」、「生產方法」、「價值」、「資本家」、「權力階級」、「革命階級」、「社會」等後來都用於中文裏並延續至今。對「紳士閥」這個基本概念，此譯文後面還加有劉師培的一段註釋：

案紳士閥，英語為Bourgeoisie，含有資本階級富豪階級上流及權力階級諸意義。紳士英語為Bourgeois，亦與相同。然此等紳士，係指中級市民之進為資本家者言，與貴族不同，猶中國俗語所謂老爺，不盡指官吏言也。申叔附識

這個註釋裏已經用到「資本階級」、「權力階級」、「資本家」等詞。後來陳望道的譯本將「紳士」、「平民」分別譯為「有產者」、「無產者」，可能是受早期河上肇作品翻譯的影響，即河上肇著作裏出現的「有產者」、「無產者」被原模原樣地挪用到中文裏^②。

我們再來看看民鳴譯本的文體特徵。如下面一段的日中比較：

1906年日譯本：

此事實は以て左の二事を知るに足る。

一、共產主義は、既に歐洲の各權力者に依て、亦是れ一個の勢力として認識せらるゝに至れる事。二、共產黨員が公然全世界の眼前に立つて、其意見、目的、趨向を明白にし、黨自ら發表せる所の宣言を以て、此共產主義の怪物に關す伽嘶と對陣すべの機熟せる事。

1908年民鳴譯本：

即此事實足知如左之二事。

一 共產主義者、致使歐洲權力各階級認為有勢力之一派。

二 共產黨員、克公布其意見目的及趨向、促世界人民之注目。並以黨員自為發表之宣言、與關於共產主義各論議互相對峙、今其機已熟。

從文體上看，兩者都是文言文。日文裏的文言文對中國人來說實際上更容易讀。民鳴譯文基本上是抽出漢字部分加以組合，所以，主要語詞均沿用日文。如：「共產主義」、「共產黨員」、「權力」、「階級」、「勢力」、「意見」、「目的」、「趨向」等。另外，民鳴譯本裏的「共產主義者」還不是一個詞，「者」只是對譯了日語表示主語的助詞「は」。

2 1920年陳望道譯本

陳望道，浙江義烏人，早年曾留學日本，在早稻田大學讀書，因受十月革命影響在日本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新思潮，結識了日本早期的社會主義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並閱讀過他們翻譯的馬克思主義著作，1919年6月應五四運動感召回國。在途經杭州時受浙江第一師範校長聘請，任該校語文教員。之後，陳望道回到家鄉，翻譯了影響二十世紀中國命運的

陳望道早年留學日本，結識了日本的社會主義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並閱讀過他們翻譯的馬克思主義著作。1919年陳回國後，翻譯了影響二十世紀中國命運的《共產黨宣言》，並於1920年在上海出版。有些敘述說陳譯本是以英文本為主，但我們在比較其語詞的日中沿襲程度後，發現陳譯本依據1906年日文版是不爭的事實。

《共產黨宣言》，並於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由社會主義研究社發行。

我們在這裏主要通過日中兩個譯本的比較來確認一下漢語譯詞及文體的類似狀況，其中，陳譯本在語詞上沿襲日文版的程度有所下降，名詞為多，動詞則改動較大。這一方面是與日語動詞的詞義較寬泛、中文翻譯時的迴旋餘地較大有關，另一方面則是努力將動詞翻譯得更富有煽動力。這一點在介紹日本早期的社會主義者河上肇時就有所反映。從文體上的比較也可看出，陳望道譯本已經改譯為口語，這一點與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不無關聯，明顯可以看出其白話文的趨向。有些敘述說陳望道譯本是以英文本為主，再參照日譯本，但我們在比較其語詞的日中沿襲程度後，發現陳譯本依據1906年日文版是不爭的事實。

1920年陳望道譯本：

由這種事實可以看出兩件事：

一、共產主義，已經被全歐洲有勢力的人認作一種有權力的東西。

二、共產黨員，已經有了時機可以公然在全世界底面前，用自己黨底宣言發表自己的意見、目的、趨向，並對抗關於共產主義這怪物底無稽之談。

1949年定譯本：

從這一事實中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共產主義已經被歐洲的一切勢力公認為一種勢力；現在是共產黨人向全世界公開說明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圖並且拿黨自己的宣言來對抗關於共產主義幽靈的神話的時候了。

比較前面民鳴的譯文，陳望道譯本已經相當口語化了，與1949年的定

譯本也比較接近。主要名詞仍沿襲日文：「共產主義」、「歐洲」、「勢力」、「權力」、「共產黨員」、「全世界」、「宣言」、「意見」、「目的」、「趨向」、「怪物」等。我們拿陳望道1920年的譯詞與宮島達夫的譯詞表相對照的話，可以得出55.7%的一致指數。雙音詞為：

意見	衣食	移民	一國	價值
怪物	官吏	教育	權力	交換
工業	交際	交通	國粹	國民
產業	自覺	實際	主義	集中
商業	將來	上層	人民	趨向
政權	政敵	政黨	地方	黨派
道理	農業	農夫	徘徊	發達
分配	平民	評論	貿易	目的
懶惰	歷史	離散	理想	掠奪

而其中，三字詞、四字詞的一致度更為明顯：

委員會	科學家	急進黨	急進的
舊方式	共產黨	強迫的	近世史
財產權	財產制	在野黨	產業軍
產出費	實業家	實際的	資本家
十字軍	自由民	障害物	小冊子
小地主	殖民地	新產業	新市場
人道家	生產力	製造家	全人類
全世界	全大陸	組織的	代議制
大部分	中世紀	低水平	統治權
勞動家	勞動者	批評的	封建的
封建黨	法律家	保守派	野蠻人
理想家	流行病	永久真理	
階級爭鬥	革命階級	家族關係	
共產主義	共產黨員	金錢關係	
近世產業	權力階級	交換價值	
交換機關	工業階級	工場組織	
交通機關	國民銀行	國民開放	
國家資本	財產關係	自治團體	
私有財產	自由貿易	自由競爭	

相較於民鳴的譯文，陳望道譯本已經相當口語化了，與1949年的定譯本也比較接近，主要名詞仍沿襲日文。我們拿陳望道1920年的譯詞與宮島達夫的譯詞表相對照的話，可以得出55.7%的一致指數。陳望道譯本於1920年8月出版印了一千本，定價大洋一角。此本已不多見，常被作為國家一級文物加以收藏。

商業恐慌	將來社會	神聖同盟
新式事物	生產關係	生產機關
生產事業	生產方式	政治權力
政治組織	製造工業	世界市場
專制王政	專制主義	專制政府
中間階級	中等階級	特許市民
復古時代	分配方法	文明國民
平均價格	封建領主	封建社會
封建時代	民主主義	兩大階級
社會生產力		

也就是說，較之雙音詞來說，在日本新組合的合成詞更容易為漢語所接受。其原因當是新概念、新事物的語言表達在日語裏更偏於詞的組合所帶來的敘述性，而中文裏尚未能用既有的概念來取代之時，原文借用的成分固然增多。這一點在後來的日語新詞的借用方面也表現得十分突出④。

三 中文版《共產黨宣言》的變遷

陳望道的譯本於1920年8月出版，印了一千本，倉促之下，竟將書名印做「共產黨宣言」，上端從右向左印有「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字樣，署名作者：馬格斯安格爾斯合著。全書用五號字豎排，共五十六頁。印刷發行者是「社會主義研究社」。發行時間為1920年8月，定價大洋一角。此本已不多見，常被作為國家一級文物加以收藏。翌月加印的再版本改正了書名，流傳較廣，本文所用的文本就是依照東京大學藏本。

其後，《共產黨宣言》出現了許多中文譯本，這裏我們引用楊金海、胡永欽執筆的《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

翻譯、出版和傳播》一文對之做一簡單的整理和介紹⑤：

1930年，上海華興書局出版了第二個中文全譯本，書名用《1847年國際工人同盟宣言》，1938年武漢天馬書局翻印了這個全譯本。1938年，中國書店出版了由成仿吾和徐冰合譯的《共產黨宣言》。1942年10月，為了配合延安整風運動，大量出版馬列原著，中宣部成立了翻譯校閱委員會。當時身為該委員會成員的博古，根據俄文版《共產黨宣言》對成、徐譯本作了重新校譯，並增譯了一篇序言，即《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1943年8月延安解放社首次出版了博古校譯本。是年，中共中央規定高級幹部必須學習五本馬列原著：《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左派幼稚病》、《兩個策略》、《國家與革命》，博古譯本就成為幹部必讀的書籍。博古譯本的特點是，譯法更接近於現代漢語；而且出版發行量極大，自1938年到1949年估計在幾百萬冊之譜，可以說是建國前流傳最廣、印行最多、影響最大的版本。

1948年，為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周年，設在莫斯科的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百周年紀念版。該譯本由當時在該局工作的幾位中國同志根據1848年的《宣言》德文原版譯出。可以說，該譯本是當時內容最全、翻譯質量最高的一個本子。1949年初該版本運到中國，從6月起，人民出版社和一些地方出版社相繼重印該版。解放社於1949年11月在北京出版了《共產黨宣言》北京版，它是根據莫斯科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的《共產黨宣言》百周年紀念版中文版翻印的。

中央編譯局是根據黨中央的決定於1953年1月成立的。同時，作為國

繼1920年陳望道的譯本後，《共產黨宣言》出現了許多中文譯本。1938年成仿吾和徐冰的譯本出版。1942年博古根據《宣言》俄文版對成、徐譯本作了重新校譯，1943年8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博古譯本，是當時幹部必讀的書籍，自1938-1949年發行量估計在幾百萬冊之譜，可以說是1949年前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版本。

1949年的《共產黨宣言》百周年紀念版雖說是譯自德文，但具體翻譯和出版都在蘇聯，由莫斯科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它鑑於改造社會制度的重要性，以階級鬥爭作為指南，在語詞的翻譯上呈現出兩極分化，對不同於自己階級的用詞愈發趨向尖銳。

家政治書籍出版社的人民出版社承擔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1954年初，編譯局開始翻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單篇著作。1955年開始翻譯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根據蘇聯出版的俄文第二版。1958年8月，收有《共產黨宣言》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樣，《共產黨宣言》就又有了一個全新的譯本。此外，文字改革出版社於1958年11月出版了《宣言》漢語拼音注音本。

1992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版的《宣言》，該版譯文是根據收於1972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一卷的譯文重新校訂而成。該版譯文最初發表在1978年中共中央黨校所編的《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選讀》一書，1995年6月由中央編譯局重新編輯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二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這是《共產黨宣言》迄今在我國出版的最新版本。

這樣，中文版所依照的原文情況基本如下：

1920年陳望道(日文)、1930年上海華興書局(德文?)、1938年成仿吾、徐冰(日文?)、1943年博古(俄文)、1949年百周年紀念版(德文)、1958年注音本(俄文)、1995年最新版(德文)

除了日文和德文以外，俄文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1949年的百周年紀念版雖說是譯自德文，但具體翻譯和出版都在蘇聯，這一因素我們不能不考慮。在這裏我們主要抽出以下幾個版本來看一下譯詞的演變：

a. 1920年陳望道譯本 本文依照該年9月再版本(東京大學所藏)，其簡體字本收在復旦大學語言研究

室：《陳望道文集》，第四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b. 1949年百周年紀念版 現在通行的定譯本，發行量最大，傳播最廣。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49年9月出版第一版。本文依據1973年版單行本。

c. 1958年注音本 1958年以後中央編譯局獨自依照俄文版進行的改譯。本文依據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11月出版的單行本第一版。

d. 最新版 1992年改譯並出版。依據1995年的修訂本，該版沒有進行大幅度的修改，只是對個別字句作了訂改。

四 《共產黨宣言》的中文譯詞趨向尖銳化

《共產黨宣言》百周年紀念版是由莫斯科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的本子。它鑑於改造社會制度的重要性，以階級鬥爭作為指南，在語詞的翻譯上開始呈現出兩極分化，對不同於自己階級的用詞愈發趨向尖銳。比如我們可以找出一些改譯得比較厲害的詞來看看(參看本文末附表3)，基本上是兩個方向：

轉向柔和 異物→怪物→幽靈→怪影／
標榜→強調／急進的→進步的

轉向尖銳 一揆騷動→騷動的事→階級鬥爭／保守的→反動的／禁止→廢止→消滅／評論→批評→批判／處理→處分→處置→打倒／區別→差別→差異→對立／權力→強力→暴力／強

制的一強力的→暴力的／壓迫策→高壓的政策→強壓手段→暴力的處置

我們按詞類分別看一下語詞的改譯程度：

(1) 名詞：突出「民族」、「祖國」，抵消「國民」、「國家」

本文所說的定譯本，即《共產黨宣言》百周年紀念版對「國家」、「國民」等詞進行了大規模的改動。如：

有人還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要取消祖國(國家)，取消民族(國粹)。

工人沒有祖國(國家)。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因為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國家的)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國民)，所以它本身還是民族的(國民的)，雖然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種意思。

隨着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趨於一致，各國人民(國民)之間的民族分隔和對立日益消失。

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國民)對民族(國民)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

民族(一國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國民)之間的敵對關係就會隨之消失。

上文括號中為陳望道的用詞，可見陳譯的「國家」被改為「祖國」；「國民」改為「民族」。這一是為了突出民族和祖國來確立共產黨在中國的合法性；二是抵消近代國民國家的概念，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國家鋪平道路。即在尚未取得政權的時候，不以國民的身份出現，而以「民族」代替「國民」、「國家」完全是一種偷換概

念的、權宜的做法，這一改譯在某種意義上導致了當今中國的走向^⑥。

現在的1949年定譯本對「暴力」一詞的突出使用也極為醒目。「暴力」一詞在1906年的日譯本裏是找不到的，陳望道譯本裏也沒有出現。如：

陳譯本：

推倒有產階級，築起無產階級權力的基礎。

1949年定譯本：

直到這個戰爭爆發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在早期的譯法中，圍繞這個詞也是採取不同態度的^⑦：

一般來說，朱(執信)的譯文的語調聽起來不像馬克斯的那麼激烈。有趣的是「暴力推翻」中的「暴力」一詞，也從堺利彥、幸德秋水在另外有關這節更為準確的譯文中略去，幾個月後，在宋(教仁)的譯文中又出現了。

的確，在其後的譯本裏逐漸開始使用這一概念。共產黨在要消滅整個階級這一理論和意識形態下，將暴力合法化，並主張暴力革命。我們再看幾個例子(括號中為陳譯)：

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一定要聯合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用那權力去破壞)舊的生產關係，那末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係的同時，也就

1949年定譯本對「暴力」一詞的突出使用極為醒目。「暴力」一詞在1906年的日譯本裏是找不到的，陳望道譯本裏也沒有出現。陳望道譯本中所用的「權力」、「壓迫」，後來都改譯為「暴力」。其後的譯本逐漸開始使用「暴力」這一概念，是因為共產黨在要消滅整個階級這一理論和意識形態下，將暴力合法化，並主張暴力革命。

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在政治實踐中，他們參與對工人階級採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壓迫政策）……

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打破）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

我們注意到陳望道的譯本基本上用的是「權力」、「壓迫」，後來都改譯為「暴力」。最後一句「推翻」前面本來沒有「用暴力」這一狀語，陳譯也只用了「打破」一詞，但在定譯本裏改作「用暴力推翻」。

(2) 動詞：「消滅」的遞增

「消滅」一詞在《共產黨宣言》裏的用法已經有過一些議論，主要是就德文原文應不應該都譯成「消滅」，本來還可以有「揚棄」之類的選擇等等^⑥。「消滅」一詞，在日文裏本是不及物動詞，有自然消失之義。日文1906版只出現十一次，而陳譯本倍增至二十二次，定譯本在其基礎上又倍增至五十次，到後來的注音本又增加到五十六次。如德文原文之*aufhebung*，英譯abolition，1906年的日譯版為「廢絕」，1920年的漢譯為「廢止」，而1949年版則改譯為「消滅」。這種譯詞的選擇，顯示了譯者對修辭語氣的拿捏，而修辭選擇這一語言策略，無非又是社會、時代變化使然。我們再看幾個具體例子（括號裏為陳譯）：

舊社會的生活條件在**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中已經被消滅了**（已沉沒在無產階級的狀況中了）。

無產者只有**消滅**（推翻）自己的現存的佔有方式，從而**消滅**（推翻）全部現存的佔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無產者沒有甚麼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

其他動詞也有趨於尖銳化的傾向，比如「炸毀」、「打倒」、「決裂」等詞早期的譯法並不激烈：

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若不把……拋出九霄雲外；日譯本為：……が空中に飛ぶ），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

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必須首先處置）本國的資產階級。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最急激的破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最急激的變化）。

譯詞趨向激烈和尖銳化，不光是中文的問題，實際上日語也存在着同樣的問題。如下表裏日語的譯詞按激烈程度排比下來，可以看出各個譯本的用詞趨向（見表1）。

前面說過，在日語裏「消滅」是不及物動詞，所以堺、幸德譯本的多用並不意味着其語詞的強烈，而「廢絕」一詞才是這組語詞裏程度最激烈的動詞。如此看來日文版中以1930年早川二郎、大田黑年男根據俄文版譯出的版本用詞最為激烈，同樣是語詞尖銳化的代表；相比之下，1951年的大內兵衛、向坂逸郎的譯本就柔和多了。

德文原文之*aufhebung*，1906年日譯版為「廢絕」，1920年漢譯為「廢止」，而1949年版則改譯為「消滅」。這種譯詞的選擇，顯示了譯者對修辭語氣的拿捏，而修辭選擇這一語言策略，無非又是社會、時代變化使然。譯詞趨向激烈和尖銳化，不光是中文的問題，實際上日語也存在着同樣的問題。日文版中以1930年早川二郎、大田黑年男的版本用詞最為激烈。

表1 各日譯文用詞激烈程度比較

激烈程度	用詞	堺、幸德譯	早川、大田黑譯	大內、向坂譯
*****	廢絕	5	32	
*****	禁絕	5		
*****	破壞	5	6	5
****	消滅	13	6	9
***	廢止	7	4	27
***	廢棄			8
**	消失	4	4	
*	揚棄		8	

(3) 形容詞：變「復古的」、「保守的」為「反動的」

這也是將語詞趨於兩極分化的一個典型例子。我們看一下日中兩國的譯詞的趨向(見表2)。

通過此表我們可以看出在1906年幸德、堺的譯本中用作「復古的」、

「保守的」兩個詞分別出現九次和八次，在陳望道的譯文裏基本上是原封照搬，沒有任何改動。而在1949年的定譯本裏「復古的」除一處改為「復辟」外，其他均作「反動的」；「保守的」有三處沿襲，五處改為「反動的」。

表2 中、日文譯本譯詞比較

1906年幸德、堺	1930年早川、大田黑	1920年陳望道	1949年定譯本
小紳士閥	小ブルジョア	小資本階級	小市民的反動性
復古的なり	反動的である	復古的	反動的
復古的にして	反動的であり	復古的	反動的
復古的性質	反動的性質	復古的性質	反動的性質
復古的性質	反動的	復古的性質	反動的
復古的社會主義	反動的社會主義	復古的社會主義	反動的社會主義
復古的保守的社會主義	反動的もしくは保守的社會主義	復古的保守社會主義	反動的進步的或保守的社會主義
復古的利益	反動的利益	復古的利益	反動的利益
復古的の分派	反動的分派	復古一派	反動的宗派
復古時代	復古時代	復古時代	復辟時期
保守黨	保守的	保守黨	保守的
保守的社會主義	保守的社會主義	保守的社會主義	保守的……社會主義
保守的なり	保守的である	保守的	保守的
保守的政敵	反動的な政敵	保守的政黨	自己的反動
保守的人士	反動主義者	保守派	反動派
保守的人士	反動主義者	保守派	反動派
保守階級	反動諸階級	保守階級	反動的階級
保守黨の陰謀	反動的陰謀	保守黨陰謀	反動的勾當

「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為了證實的這一命題，將歷史事實都視為被壓迫階級反抗和鬥爭的歷史。《共產黨宣言》中文版的改譯過程也是在為這一目的服務，把階級分為有產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實行兩極分化。通過譯詞的尖銳化來突出階級矛盾，使革命與暴力的選擇變得更為合理。

從上述改譯中我們還會發現其他日文版對漢語譯文的影響，比如表2中1930年早川、大田黑的譯法與1949年的定譯本十分相似，早川、大田黑譯本是由俄文版（1928年莫斯科國立出版《共產主義雜誌》附錄）譯出的，與同在莫斯科翻譯的百周年紀念本恐怕有一定的聯繫。

五 結語：語言暴力和語詞的階級化

「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為了證實《共產黨宣言》的這一命題，千方百計地將歷史事實都視為被壓迫階級反抗和鬥爭的歷史，用以證明人民對壓迫的勇敢鬥爭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動力^⑩。

《共產黨宣言》中文版的改譯過程也是在為這一目的服務，把階級分為有產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實行兩極分化。通過譯詞的尖銳化來突出階級矛盾，提高階級意

識，使革命與暴力的選擇變得更為合理。

1938年以後，在共產黨根據地延安，語言的階級色彩更加突出。不要說「地主」、「資本家」這種被打入另冊的詞，就是像「自由主義」、「檢討」、「批判」、「人民」等詞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打上了階級的烙印。其後的幾場政治運動更是加深了這種語言上的鮮明對照，到了文化大革命則演化為一場巨大的語言暴力。

《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及改譯過程對漢語文體的影響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初譯本與白話文運動激進的演說體的發展互為相應。但它超越了個人的特徵，作為集體意識的反映，既為鬥爭的需要和現實生活的需求，在語言上突出二元對立的社會結構，增加暴力色彩，以現代為中心去截斷歷史。那麼，我們看《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實際上是想透過中國近代的這一「日本」視點，或者說是中國現代性的語言視點來疏理漢語文本成立過程的一個重要環節——即語言是如何演變成一種物質力量的^⑪。

表3 《共產黨宣言》譯詞對照

原文	英譯	1906年幸德、堺譯本	1930年早川、大田黑譯本	1920年陳望道譯本	1949年定譯本
Absolutismus	absolutism	專制主義	專制政治	專制主義	專制制度
Aneignung	appropriation	分配	收得、領有	分配	佔有
Aneignungsweise	mode of appropriation	分配法	所得方法	分配方法	佔有方式
Aufhebung	abolition	禁止、滅絕	揚棄、廢絕	廢止	消滅
Aufhebung	abolition	禁廢	揚棄	廢止	消滅
Aufhebung	abolition	禁絕	廢絕	消滅	消滅
Aufhebung	abolition	廢絕、廢滅	廢絕	廢除、廢止	消滅
Bourgeois	bourgeois	紳士	ブルジョア	有產者	資產者
Bourgeois	bourgeois	紳商	ブルジョア	大紳商	資產者
Bourgeoisideologen	bourgeois ideologists	學者的紳士	ブルジョア思想家	理想的資本家	資產階級思想家

Bourgeoisie	bourgeoisie	紳士閥、紳士	ブルジョアジー	有産階級	資産階級
Einseitigkeit	One-sidedness	偏執	偏見	偏見	片面性
Emeuten	riots	一揆騒動	一揆暴動	騒動の事	階級闘争
Emigranten	emigrants	移民	移出民	移民	流亡份子
Exploitation	exploitation	掠奪	開發	壟斷	開拓
fortgeschrittener	advanced	急進的	急進的	急進的	進歩的
Gegensatz	antagonism	争門	對立	對抗	對立
Gegensatz	distinction	區別	區別	差別	對立
Gespent	spectre	怪物	怪物	怪物	幽靈
Gewalt	power	權力	強力	權力	暴力
Gewaltmaßregeln	coercive measures	壓迫策	壓迫的立法	壓迫政策	暴力措施
gewaltsam	forcible	—	強力的、暴力的	—	暴力
Handwerker	artisan	職人	職人	工匠	手工業者
hervorheben	bring to the front	標榜す	標榜する	拏……作主要問題	強調
Ideen	ideas	理想	理想	理想	思想
ideologisch	ideological	理想家の	理想的	理想家	意識形態
Kleinbürger	petty bourgeoisie	小紳士	小ブルジョア	小富豪	小資産者
Kleinbürger	petty bourgeois	小町人	小市民	小資産家	小資産家
Kleinbürgertum	intermediate classes	中間階級	小ブルジョア	中間階級	小資産階級
kleiner Bauernstand	small peasant proprietors	小地主	小農階級	小地主	小農等級
kleiner Bürger	petty bourgeois	小紳士	小資本家	小資本家	小資産者
Kommunisten	communists	共產黨員	共產主義者	共產黨員	共產黨人
Kommunisten	communists	共產黨	共產主義者	共產黨	共產黨人
Kritik	criticism	評論	批評	評論	批判
kritisch	critical	批評的	批評的	批評的	批判的
Mittel	means	機關	手段	工具	手段
Mittel	means	中等階級	中産階級	中等階級	中間等級
moderne Bourgeois	modern bourgeois	當代紳士	近代的ブルジョア	近代的有産階級	現代資産者
Nation (en)	nation (s)	國民	國民	國民	民族
Nationalbank	national bank	國民銀行	國立銀行	國民銀行	國家銀行
nationale Befreiung	national emancipation	國民的解放	國民的解放	國民解放	民族解放
nationale Industrien	national industrie	國民的産業	國民的産業	國民的産業	民族工業
Nationalität	nationality	國粹	國籍	國家的界限	民族的共同利益
Nationalität	nationality	國粹	國民性	國粹	民族
Natur	nature	天然	自然	自然	自然規律
Naturkräfte	Nature's forces	天然力	自然力	自然力	自然力

patriarchalisch	patriarchal	門閥的	家長的	家長的	宗法的
Polizisten	police spies	探偵	官憲	偵探	警察
praktische Vernunft	Practical Reason	道理	實踐理性	道理	實踐理性
Praxis	practice	行為	實際	行動	實踐
Prinzipien	principles	主義	原則	主義	原則
Prinzipien	principles	宗義	原則	主義	原則
Proletariat	Proletariat	貧民勞働者	プロレタリア	無產貧民	無產階級
(Lumpen-) Proletariat	Proletariat	平民	プロレタリアート	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
Proletarier	Proletarians	平民	プロレタリア平民	無產者、平民	無產者、平民
reaktionär	reactionary	復古的	反動的	復古的	反動的
reaktionär	reactionary	保守的	反動的	保守的	自己的反動
Reaktionäre	Reactionists	保守的人士	反動主義者	保守派	反動派
Restaurationszeit	restoration period	復古時代	復活時代	復古時代	復辟時期
Stände	orders	秩序	階級	階級	等級
Untergang	ruins	廢墟	滅亡	廢址	滅亡
Völkerwanderungen	Exoduses of nations	國民の移轉	民族移住	國民底遷徙	民族大遷移

註釋

- ① 李博 (Wolfgang Lippert) 著，趙倩、王草、葛平竹譯：《漢語中的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起源與作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一書專門論及源自日語的社會主義語詞。
- ② 宮島達夫：《〈共產黨宣言〉の訳語》，載言語學研究會編：《言語の研究》(東京：むき書房，1979)。
- ③ 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第一章(東京：岩波書店，2001)。
- ④ 陳力衛：《和製漢語の形成》，《國文學解釋と鑑賞》，第七十卷第一號(東京：至文堂，2005)。
- ⑤ 原作發表在「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主辦的《科學社會主義》雜誌1998年「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五十周年」特刊上。
- ⑥ 沈松橋：《近代中國的「國民」觀念，1895-1911》，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第二十六次國際研究集會「近代東亞諸概念的成立」，2005年8月。

- ⑦ 伯納爾 (Martin Bernal) 著，丘權政、符致興譯：《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頁103。
- ⑧ 李桐：《〈共產黨宣言〉中一個原文詞 *Aufhebung* 的解釋和翻譯管見》，《書屋》，2000年第9期；羅伯中：《關於〈共產黨宣言〉漢譯本若干問題的分析》，《社會科學研究》，2002年第5期。
- ⑨ 丸山真男：《ある自由主義者への手紙》，載《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增補版)》(東京：未來社，1964)。
- ⑩ 劉禾：《超級符號與觀念的生成——鴉片戰爭中「夷」字之辨的由來》(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第二十六次國際研究集會「近代東亞諸概念的成立」，2005年8月) 分析了語詞是如何演變為一種物質力量的過程。